



Cher Louis

Je te prie de ne répondre et de ne dire
rien de ce que nous avons pour la dernière
histoire, je t'en prie dit moi le pourquoi
ce fut avec bien pour associé je t'en
-crai des lettres que j'ai commencé à
-crire, et je te priait de me les y rendre
-voyer, et la vraie avec quelques chose
-dans tu me feras beaucoup de plaisir.
-mande ~~moi~~ s'il faut de ce que tu
-vois que je ne pas. Je te prie en vérité que
-de me donner de nouvelles de la Rome

tant et moi que ta respectable famille
-répond moi le plus tôt possible

Je te prie de m'en dire par peu-long, je ne
-peux savoir que mes pressent je t'en
-de t'en dire en un instant

Comme je te prie

de. tu ~~par~~ 1821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文集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福楼拜文集

「法」福楼拜 著 艾珉 主编

萨朗波
圣安东尼的诱惑

何友齐 译
刘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像

目 次

萨朗波 何友齐 译 (1)

圣安东尼的诱惑 刘 方 译 (275)

萨 朗 波

何友齐 译

ŒUVRES de Flaubert

Salammbô

1)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目 次

一	盛宴	(5)
二	在西喀	(22)
三	萨朗波	(41)
四	迦太基城下	(48)
五	月神	(64)
六	汉诺	(78)
七	哈米尔卡尔·巴尔卡	(95)
八	马卡尔之役	(129)
九	在乡间	(146)
十	蛇	(159)
十一	在营帐里	(171)
十二	引水渡槽	(188)
十三	摩洛神	(205)
十四	斧头隘	(235)
十五	马托	(267)

一 盛 宴

在迦太基^①城厢梅加拉^②，哈米尔卡尔^③府的花园里。

哈米尔卡尔在西西里岛统率过的雇佣兵正大摆宴席，纪念埃里克斯战役^④一周年。主人外出未归，况且人多胆壮，所以他们就无拘无束地大吃大喝起来。

那些足登青铜高勒厚底靴的军官们把宴席摆在花园中央的大路上，饰有金色流苏的绛红色顶篷下面。顶篷由马厩的墙边一直张到宫殿的第一层平台那里。普通士兵则散坐于树下，树木之间可以见到许多平顶建筑，有压榨房、贮藏室、仓库、面包房、兵器库，还有象院，关猛兽的深坑和关奴隶的牢房。

无花果树环绕着厨房，埃及榕树林伸展到一簇簇葱茏的小树丛边。那里，石榴花在棉花银絮的映衬下格外鲜红耀眼，果实累累的葡萄藤攀上了松树的枝丫，一片玫瑰在梧桐树下盛开；百合花在草坪上东一处西一处地迎风摇曳。小径上铺着掺有珊瑚碎末的黑色细沙；在花园中央的柏荫大道两旁，从一端到另一端，排列着两行绿森森的方

① 迦太基，北非古代城邦国家，公元前十一世纪由腓尼基人建立，位置靠近现在的突尼斯城。

② 梅加拉，位于古代马勒加以北，濒地中海。

③ 哈米尔卡尔，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之父，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与汉诺同为迦太基军统帅。

④ 埃里克斯战役，公元前二四一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爆发第一次布匿战争，主战场在西西里岛，哈米尔卡尔率部驻于岛上的埃里克斯峰。战争失败后退驻海边的里里贝，旋即交出兵权，由吉斯孔率军撤回迦太基。

尖碑似的柏树。

花园尽头,是用努米底亚^①黄斑大理石砌就的宫殿。宽阔的基座上叠起四层平台;又直又宽的乌木楼梯,每个梯级的角上都以被俘获的敌舰船首作装饰;朱红的大门被一个黑色的十字隔为四块,下有铜网挡住虫蝎,上有镀金铜棍排成栅栏护住大门上方的空隙。士兵们觉得,这座富丽而粗犷的建筑,犹如哈米尔卡尔的面容,显得庄严而难以捉摸。

元老院指定在哈米尔卡尔府上设宴。那些在埃斯克姆神庙^②养伤的士兵大清早就开始赶路,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蹭到那里。每分钟都有人赶到。每条小径都有士兵络绎不绝地涌来,就像一股股倾注到湖中的激流。从树木之间可以看到那些供厨房役使的奴隶光着上身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惊得草地上的羚羊咩叫着四散逃开。夕阳西下,柠檬树的芳香使这群浑身臭汗的人发出的气味更加恶浊难闻。

那儿各种民族的人应有尽有:利古里亚人、卢西塔尼亚人、巴利阿里人、黑人,还有罗马的逃亡者。^③ 这边讲着重浊的多里安^④方言,那边却响起克尔特^⑤语战车般隆隆作响的口音,爱奥尼亚^⑥语的尾音,与沙漠地区语言像豺狗嗥叫般粗厉刺耳的辅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希腊人身材修长,埃及人双肩耸起,坎塔布连人^⑦腿肚子宽厚。卡里亚^⑧人傲然晃动着头盔上的羽饰;卡帕多西亚^⑨的弓箭手身上用草汁画着大朵的花儿;几个身穿妇女长袍的吕底亚^⑩人,趿着拖鞋,戴着耳环,也

① 努米底亚,北非古国,今阿尔及利亚北部。

② 埃斯克姆神庙,在迦太基的比尔萨山上。埃斯克姆是腓尼基人的神祇,希腊人奉之为医神。

③ 利古里亚人,古代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相当于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民族。卢西塔尼亚,即今葡萄牙;巴利阿里,地中海的群岛,今属西班牙。

④ 多里安,古希腊的一个地区。

⑤ 克尔特人,指广泛分布在古代西欧的部落,语言属印欧语系。

⑥ 爱奥尼亚,古地名,在小亚细亚海岸。

⑦ 坎塔布连人,西班牙塔拉奇内斯地区的一个民族。

⑧ 卡里亚,小亚细亚古国。

⑨ ⑩ 卡帕多西亚、吕底亚,均为小亚细亚古国。

在那里吃饭。还有些人阔气地抹了一身朱砂,看上去宛如几尊雕像。

他们或伸直身子躺在坐垫上,或围着大托盘蹲着吃喝,或趴在地上把一块块肉扯到自己跟前,然后支起胳膊饱餐一顿,那种安详的姿势,真像是狮子在撕碎猎物。来晚的人两眼盯着被猩红毯子遮住半截的矮桌,等着轮上自己来享用一番。

哈密尔卡尔府的厨房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元老院已给他们送来了奴隶、碗碟、床榻。只见花园中央燃起几堆明亮的大火,正在烧烤全牛,颇像在战场上焚烧尸体。撒上茴香面的面包、比铁饼还重的干酪、斟满美酒的双耳爵,放在插满鲜花的金丝细工花篮旁边的盛满水的双耳金属杯,纷然杂陈。人人都因终于能够尽情吃喝一顿而眉开眼笑,歌声此起彼伏。

上来的头一道菜,是盛在黑花红底陶碟里的浇上绿色调味汁的野禽;然后,是从布匿^①海滩捡来的各式各样的海贝;还有用小麦、蚕豆和大麦熬的粥,以及盛在黄琥珀盘子里的枯茗烧蜗牛。

餐桌上随即摆满各种肉食:带角羚羊、全羽孔雀、甜酒炖整羊、母骆驼腿、水牛腿、卤汁刺猬、油炸知了和糖渍睡鼠。坦拉巴尼木盆里,番红花粉中间,漂浮着大块的肥油。这些菜肴全都浸没在卤汁、块菰和阿魏油里。堆得像金字塔般的水果坍塌在蜂蜜糕饼上。就连异族人嫌恶的迦太基名菜——用橄榄渣喂肥的大肚子粉红毛皮小狗,也照样端了上来。每上一道菜,就引起一阵惊喜,大家食欲越来越旺盛。长发盘在头顶的高卢人争先恐后地抓起西瓜和柠檬,连皮啃将起来;从未见过龙虾的黑人被它们红色的尖刺划破了脸;那些刮光了脸,皮肤比大理石还要白皙的希腊人把盘碟里的残羹剩肴扔到身后;而穿着狼皮袄的布吕锡奥^②牧人则一声不吭地埋头大嚼。

夜幕降临。他们撤去张在林荫大道上的顶篷,拿来了火把。

① 布匿,罗马人对迦太基的称呼。

② 布吕锡奥,在今意大利境内。

斑岩石钵子里点燃着石油,摇曳不定的光亮惊得柏树枝上献给月神的猴子们吱吱乱叫,逗乐了那帮大兵。

长长的火苗在青铜铠甲上颤动。镶嵌宝石的盘碟反射出各种色调的毫光。杯口镶有凸镜的双耳爵映出无数放大了的人和物,看呆了挤在周围的士兵。他们朝凸镜扮着鬼脸,逗得自己哈哈大笑。他们把象牙搁脚凳和黄金抹刀^①从桌子上方扔来扔去;大口大口地痛饮盛在羊皮口袋里的各种希腊酒、封在双耳尖底瓮里的坎帕尼亚^②酒、装在木桶里运来的坎塔布连酒,以及枣子酒、肉桂酒和莲子酒。地上积起一汪汪的酒,一走一滑。肉食的热气和大家呵出的水汽直上树梢。咀嚼声、说话声、歌声,杯盏的叮当声、坎帕尼亚酒坛跌碎的声音或大银盘发出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响成一片。

他们醉意越浓,就越是想起迦太基人的不公道。的确,共和国被这场战争耗得财穷力尽。任凭所有撤回来的队伍在城里越聚越多。他们的主帅吉斯孔^③做事谨慎,他让这些部队分批回城,原以为这样在偿还他们军饷时筹款容易一些,元老院却以为拖欠下去他们就会同意削减一些。然而人们如今又因为无力支付军饷而怨恨起他们来了。在老百姓心目中,这笔债务与卢塔提乌斯^④索取的三千二百欧博塔兰^⑤赔款并无区别,因而他们也和罗马人一样成了迦太基的敌人。这些雇佣兵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便以种种威胁和越轨行为来发泄怒火。后来,他们又要求为他们在埃里克斯峰^⑥的一次胜利举行聚会,元老院的主和派让了步,并借此对当初竭力主战的哈米尔卡尔进行报复。这场战争的结局使哈米尔卡尔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他对迦太基

① 多半指用来抹黄油或肉糜之类食品的餐具。

② 坎帕尼亚,意大利西南部地区名。

③ 吉斯孔,参见本卷第5页注④。

④ 卢塔提乌斯,罗马执政官,曾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于埃加特岛一役大败迦太基人,取得西西里岛及大宗赔款。

⑤ 欧博塔兰,古币名。一塔兰约合五千五百六十金法郎。

⑥ 埃里克斯峰,即西西里岛特拉帕尼附近的埃里切山。参见本卷第5页注④。

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将雇佣兵的指挥权交给了吉斯孔。这次元老院指定在哈米尔卡尔府设宴招待雇佣兵,意在使雇佣兵迁怒于他。况且宴会开销浩大,也几乎全由他一人负担。

雇佣兵们见共和国不得不对他们让步,便扬扬自得起来,以为终于可以用斗篷的风帽兜着他们的卖命钱返回各自的家乡。然而他们在醉意蒙眬之中又觉得自己付出的辛劳极大,而所获的报酬极微。他们互相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疤,叙述自己经历的战斗、到过的地区和家乡的狩猎情景,模仿猛兽的吼声和跳跃。后来他们又打起令人恶心的赌来,把脑袋伸进酒坛,不住地喝着,活像干渴已极的骆驼。有个身材高大的卢西塔尼亚人,鼻孔里喷着火,一手擎着一个人,从一张张矮桌上跑过去。有些拉栖第梦^①人盔甲不卸,步法笨重地跳着。还有些人学着女人的步态,边走边做出淫猥的姿势。另一些人脱光了衣服,像角斗士一样,在杯盏之间格斗。一队希腊人围着一个绘有仙女的酒坛跳舞,一个黑人用牛骨敲打一面铜盾。

突然,他们听见一种哀伤的歌声,一种有力而柔和的歌声,在空气中抑扬起伏,宛如一只受伤的鸟儿在扑打翅膀。

那是关在地牢里的奴隶们的歌声。几名士兵一跃而起,消失在夜色里,去放出他们。

那几名士兵回来时,在一片喊声和尘埃中赶来了二十几个人,那些人脸色比较苍白,很容易识别出来。他们剃光的脑袋上扣着一顶黑色的尖顶小毡帽,穿着木屐,铁索银铛,发出仿佛四轮货车滚动的声响。

他们来到林荫大道后便散入人群,众人纷纷向他们询问。其中有个人却站在一旁。从他内衣撕破了的口子里可以看到他肩膀上几道长长的伤疤。他低着头,满腹疑虑地四下打量,被火把的亮光照得微微眯缝起眼睛。等他发现那些全副武装的人对他并无恶意,才从胸中

^① 拉栖第梦,即斯巴达,古希腊的一个城邦。

发出一声长叹，嘟哝着，傻笑着，清亮的泪珠滚滚而下，冲刷着他的脸庞。随后，他抓住一只盛满酒的金属杯的双耳，双手高高捧起，铁链从胳膊上挂了下来，他仰望苍穹，说道：

“首先，向你致敬，救苦救难的埃斯克姆大神！我的家乡称他为医神。也向你们致敬，泉水、光明和森林的众神！向你们致敬，高山、洞府里的众神！更要向你们致敬，还给我自由的，铠甲闪亮、孔武有力的勇士们！”

说完，他丢下酒杯，叙述起自己的身世来。大家都叫他史本迪于斯，他是在埃吉纳战役中被迦太基人抓获的。他用希腊语、利古里亚语和布匿语再次对雇佣兵们表示感谢，亲吻他们的手。最后，他又颂扬他们的酒宴，但他对宴会上没有摆出神圣军团的金杯表示惊异。这种六面体的金质大杯，每面都嵌有一串纯绿宝石的葡萄，它们属于清一色由身材最高的年轻贵族组成的近卫军团。这是一种特权，一种几乎具有宗教色彩的荣耀，在共和国的一切宝器中，最使雇佣兵们垂涎的莫过于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憎恨神圣军团。有人甚至为了使用这种金杯饮酒的不可名状的乐趣而甘冒杀身之祸。因此，他们命人去取金杯。金杯存放在西西特会，那是一个由商人组成的聚餐会。奴隶们回来说，西西特会的人在这个钟点早已入睡了。

“叫醒他们！”雇佣兵们叫道。

第二次交涉的结果，奴隶们回来说，金杯锁在神庙里。

“打开庙门！”他们叫道。

奴隶们战战兢兢地说了真话：金杯在吉斯孔将军手里。他们又叫道：

“叫他拿来！”

过了一会儿，吉斯孔由神圣军团护卫着在花园尽头出现了。他头戴镶满宝石的金冠，周身裹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斗篷扣在金冠下面，直垂到座下的马蹄，远远望去与夜色融为一体，只看见那雪白的胡

须、闪烁的金冠和拍打着胸膛的三串饰有蓝色玉牌的项链。

他一进来，士兵们都大声欢呼起来，齐声喊道：

“金杯！金杯！”

他首先声明，就他们的勇敢而言，他们的确配得上使用金杯。大家都欢呼鼓掌起来。

他在那边指挥过他们，又和最后一支队伍乘坐最后一艘战舰归来，对于这一点他是很了解的。

“说得对！说得对！”他们纷纷喊道。

吉斯孔接着又说，共和国一向尊重他们的民族差别、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在迦太基诸事自由！至于神圣军团的金杯，那是私有财产。这时史本迪于斯身边的一个高卢人突然跃过矮桌，直奔吉斯孔，挥舞着出鞘的双剑对他表示威胁。

将军并未因此中断讲话，只用手那柄沉重的象牙权杖照他头上打了一下。那个蛮子倒在地上。高卢人都怒吼起来，他们的怒火感染了其他民族的雇佣兵，要将神圣军团一扫而光。吉斯孔见他们脸色发白了，就算了耸肩膀。他想到他的勇敢对于这帮狂怒的野蛮人是不起作用的，不如以后略施计谋予以报复。于是他对手下的卫兵做了个手势，缓缓退去。到了门口，他又向雇佣兵们转过身来，对他们喊道，他们会为此感到后悔的。

酒宴又重新开始了。然而吉斯孔有可能卷土重来，包围这个紧挨着迦太基最后一道城墙的郊镇，把他们压至城下一举歼灭。因此，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感到势单力薄。这座躺在他们脚下、酣眠于苍茫暮色中的大城，它那些千层万叠的阶梯、黑影幢幢的高大房屋和那些比它的居民更残忍、更难捉摸的神祇，都突然使他们害怕起来。远处，几盏舷灯在港湾里移动，日神庙^①里也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他们想起了哈米尔卡尔：他在哪里？为什么缔结和约后他就把他们撤下

① 日神庙，迦太基神庙之一。日神（哈蒙），迦太基主神。

了？他和元老院的争执也许不过是为了消灭他们而玩弄的一种花招。他们无处发泄的怨恨全都落到他的头上，每个人的怒火相互感染，越激越旺，大家都咒骂起他来。这时梧桐树下围了一大堆人，只见一个黑人两眼发直，扭着脖子，口吐白沫，四肢拍打地面，满处乱滚。有人嚷道他中毒了。大家便都以为自己也中了毒。他们扑到那些奴隶身上，响起一片可怕的喧嚣，破坏一切的疯狂心理席卷了这支醉醺醺的军队。他们碰到什么打什么，见东西砸东西，见人杀人。有的把火炬扔进树丛，有的倚托着狮圈的栏杆，放箭射杀狮子。最胆大妄为的竟冲向象群，要砍下象鼻，吃掉象牙。

这时，有几名巴利阿里投石手想要痛痛快快地抢掠一番，便绕过了殿角。他们被一道用广藤编成的高大篱笆挡住了去路。他们用匕首割断锁门的皮带，来到另一座草木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花园。宫殿的这一面朝向迦太基城。一行行白花，首尾相接，在湛蓝的地面画出一道道极长的抛物线，宛如星星在苍穹里流射。黑郁郁的灌木丛散发出温馨甜蜜的芳香。有些树干上抹着朱砂，就像溅满鲜血的柱子。花园中有十二个铜座，每个铜座上托着一个大玻璃球，空心的玻璃球里充满一种朦胧的淡红色的火光，宛如一些闪动着的巨大眼珠。士兵们用火把照着路，在深翻过的地面的斜坡上跌跌撞撞地走着。

他们忽然望到一个小湖，湖面被几道蓝石隔墙隔成若干水池。水波清澄，火炬的亮光颤动着，一直照到湖底，湖底由白色鹅卵石和金晃晃的沙子铺就。湖水冒着泡，鳞光闪动，几尾嘴边挂着宝石的大鱼浮上了水面。

士兵们狂笑着用手指钩住鱼鳃，将它们带回宴席上。

那是巴尔卡家族^①的神鱼，它们的祖先便是在上古时代孵化过月亮女神藏身其中的神秘鱼卵的那些鳕鱼。雇佣兵一想到这是在亵渎

① 巴尔卡家族，即哈米尔卡尔的家族。巴尔卡意为“闪电”。

迦太基人的神物，便胃口大开。他们急忙往铜罐底下添火，看着那些美丽的大鱼在沸水中挣扎扑腾而极为开心。

士兵们海潮般地后浪推着前浪。他们现在不再害怕了。大家又开始酗酒。汗水大滴大滴地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打湿了他们破破烂烂的内衣。他们觉得桌子像战舰般摇晃起来，便用两只拳头撑着桌子，圆睁醉眼向四下张望，用目光吞咽自己双手拿不了的东西。有些人在猩红色的桌布上、菜肴中间走过，把象牙凳和推罗^①玻璃瓶踩得粉碎。歌声与躺在破杯碎盏间的垂死奴隶咽气的声音响成一片。他们要酒，要肉，要金钱，还嚷着要女人。他们用各种语言说着各种胡话，看到四周水汽弥漫便以为自己是在浴池；看到树丛便想象自己正在打猎，于是像追逐野兽一样追赶着自己的伙伴。树木一棵接一棵地全都着起火来，大片高大的树木丛中冒起缓缓的螺旋状白烟，好似一座座开始冒烟的火山。喧嚣声越来越大，受伤的狮子在黑暗中大声怒吼。

宫殿的最高一层平台忽然灯火通明，正中的大门打开了。一位穿黑色衣袍的女子出现在门口，她就是哈米尔卡尔的女儿。她步下斜贯第一层平台的楼梯，而后第二道楼梯、第三道楼梯，在最下面那层平台止住了脚步，站在那座以船首为装饰的阶梯上方。她纹丝不动地站着，俯首凝望那帮士兵。

在她身后，左右分立着两排脸色苍白的男子。他们身穿镶红边直垂脚面的白袍，没有胡须，没有头发，没有眉毛。他们手上戴着宝光四射的戒指，抱着巨大的里拉琴^②，用尖细的嗓音齐声唱着赞美迦太基的圣歌。这是月神庙^③的净身祭司，萨朗波常将他们召来府中。

她终于走下饰有船首的楼梯，祭司们随在身后。她走上林荫大

① 推罗，也称提尔，古腓尼基城市，即今黎巴嫩的苏尔。

② 里拉琴，古希腊的一种弦琴。

③ 月神庙，迦太基主要神庙之一。月神（坦尼特）是古代迦太基信奉的主要女神。